

# 清代

第一辑

## 吴中珍本医案丛刊

丛刊主编 俞志高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俞志高 诸福兴 整理

## 古今方案汇编(上册)

清 叶 锦 编纂



# 清代

第一辑

## 吴中珍本医案丛刊

丛刊主编 俞志高

俞志高 诸福兴 整理

### 古今方案汇编(上册)

清 叶 锦 编纂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 徐 序

中医中药,源远流长,代有阐发。诊疗疾病时书写其病情、诊断、病机分析、治法、用药等内容,一例一案,就是医案。由门人弟子抄录留存,病家亦常有保存。有的病人视为珍藏书法,贻留后人,以志纪念。

师承教育,是千百年来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承学术思想、经验技术的有效方式。弟子入门之日起,即跟师临证,侍诊师侧,诊视病人,老师口传心授。在诊余时间,学习基础与临床的理论书籍。三年五载,积累医案、笔记甚丰。尤以医案、验案,成为继续学习的教材之一。

“吴中”是以苏州城区与中心毗邻地域的概称。周围县镇村落密集,水陆交通相织,人文风俗相沿,水灵毓秀,人才荟萃,名医辈出,良医众多。苏州市地方志编委及档案局所编《吴中名医录》所载,自周代下至清末国民时期,历代名医达千名以上,出版医案亦甚多,其中如吴门叶桂(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百年畅销,国内外中医人员几乎人手一部,读之获益,常读常新,温故可以知新。

俞志高同志,矢志于中医事业,热心于学会工作。勤奋刻苦,乐于奉献,除日常事务外,收集整理吴中地区医家医案,将三十年来积累珍贵的稿本、抄本和孤本,汇编成《清代吴中珍本医案丛刊》。此书所载内容,各册各家案例虽多寡不一,案语文

字多少不一,却正是朴实珍贵之处。对进一步研究吴中医家学术思想,对中医临床诊疗、教学、科研均有参考价值,也是进一步丰富昔时师承教育的补充教材。

本人出生于吴中,也是受的师承教育,一生读医案。俞君登门,携来书稿,读之倍感亲切。尽管在体例等方面尚有些不足之处,但不失其继承发展的宏愿,不失其陈酿醇美。先读为快,欣然为之序。

徐景藩

己丑荷月于江苏省中医院

## 黄 序

在我结识的中医同道中，俞志高先生是让我感动、让我敬佩的一位学者。他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苏州地方医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但抢救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而且收集了许多即将失传的口述史料。这些年，他相继编写出版了《吴中名医录》、《吴中秘方录》、《吴中医集》等著作，为保存江苏中医的历史记忆，为彰显苏州这个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也为当今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俞志高先生潜心研究吴中医学，是因为兴趣，但不仅仅是兴趣，还因为他有一种责任感。江浙一带自古就是中医十分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这里名医荟萃，流派纷呈。可以说，一部中医史，半部写江南，而江南医学史，核心在吴中。一个地域，需要有历史记忆；一个学科，更需要发展演变的轨迹，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学来说，不保存历史资料，不弄清历史演变规律，要传承其学术，是一句空话。但是，医学史的研究，学术性强，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和艰辛，尤其是医学史料的收集更为困难，要时间，要资金，要线索……。俞志高先生不是富豪，也不是政要，只是一位学者，一位中医医师，多年来，他为吴中医学孜孜以求，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汗水。当年，他发现了苏州名医王德森的手稿、刻本及部分书画，毅然买下，花了他

当时一年的工资。前不久,为支持苏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他又毅然将自己珍藏的这批史料文物捐赠给了当地的美术馆及图书馆。这就是学者的气度,这就是俞志高先生的胸襟!

这套《清代吴中珍本医案丛刊》,都是当年吴中名医的临床实录的抄本孤本。这些前人临床实践的记录,不仅是研究医学史的重要资料,还是中医临床的参考和学习中医的阶梯。医案的阅读,是中医传统的学习与研究方式,可以揣摩名医临床思维的规律,可以训练辨证论治的技能,所以说,学中医,医案不能不读。历史上,清代医家崇尚医案书写,其中不乏精品,如《临证指南医案》、《柳选四家医案》、《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丁甘仁医案》等就曾风行海内。《清代吴中珍本医案丛刊》案出名医之手,且为首次出版,其医史文献价值可想而知。这是吴中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俞志高先生的人生事业长卷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乐为之序。

黄 煌

二〇〇九年五月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 自序

出版这套《清代吴中珍本医案丛刊》是我多年的愿望。吴中医学作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医学流派，与安徽的新安医学、广东的岭南医学并称于世，为世人所熟知。

“吴中”的名称是一个地域和行政区域综合而成的称谓，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致为现在通称的苏州地区，其行政区域相当于现在的苏州大市范围。当然，历史上所称的“吴中”，它的射面还要大得多。但至少，将今天的苏州大市范围称作“吴中”，这是没有疑义的。而我多年来研究吴中医学的范围，也基本上局限于此。吴中的中心应是苏州，苏州又有“吴门”之别称。现在习惯上将苏州地区的中医称作“吴中医学”或“吴门医派”，亦缘于此。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大倡于吴医，这三大特点是吴中医学的精华所在，也是“吴中医学甲天下”的由来。

苏州作为我国一个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就是吴国的都城，以后历为郡、府、省的首府，是江南的大都会。俗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已闻名于世。这里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名医辈出。明、清时期，人们将这里的中医称为“吴医”。明代杨循吉在《苏谈》一书中称：“今吴中医称天下”。清代康熙年间，吴县光福人

过绎之曾编辑成《吴中医案》一书，因其没有流传，几乎无人知晓，其残本尚存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清代乾隆年间，苏州府医学正科唐大烈，学富思深，医林重之，他将苏州为主旁及吴下的三十一位医家的医学论文汇编成《吴医汇讲》一书，广泛流传。从此，“吴医”这一名称始行天下。千百年来，苏州地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而以儒医、世医、御医居多。他们都有较深的文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和高超的治疗技术，善于引经据典，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体会，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包括众多的医案，这是一笔宝贵的医学财富。

我从1979年底踏入中医之门起，就开始对吴中医学感到兴趣，并从吴中历代医家、医学著作两条主线着手进行研究。由于我在中医学会工作的便利条件，经常利用各种学术活动，广泛接触到苏州地区的名老中医、世医之家和中医界一大批中青年骨干，耳濡目染，渐渐的积累了许多文字资料和口碑传闻。又花了将近二年多时间，翻阅了苏州市及所属各县（市）历代地方志乘一百余部，摘录卡片数千余张，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同时，我在各地也收集、购买了一些吴中医学的著作，包括刻本、抄本、稿本及零星资料，先后编著了《吴中名医录》、《吴医古籍存见录》、《吴中秘方录》等，都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1986年夏，由江苏省卫生厅、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苏州市卫生局、苏州市中医学会四家，联合出版《吴中医集》，共计550余万字。我作为编写组副组长，负责全书的编务工作，包括书目确定、版本选择、医家介绍、校对核实等。在编写组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吴中医集》编写工作历时八年，于1993年全部结束。通过在海内外公开发行，扩大了吴中医学在全国及海外

的影响,我本人也在编校工作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清代吴中珍本医案丛刊》所收录的著作,都是珍贵的稿本、抄本和孤本,从未出版过。原书作者都是清代苏州地区颇负声望的名医、御医,有近百人之多。经过三年多时间编辑整理,这套丛刊终底于成,我也可以告慰先贤著书之苦,流传之难。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医界同道、老师和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数次往来于南京、苏州,给予具体指导。衷心感谢国医大师、江苏省中医院原院长徐景藩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黄煌教授,苏州市中医院院长、硕士生导师葛惠男教授,他们分别为本书作序、题词,为本书增添了光彩,给了我极大鼓舞。同时,木渎金庆江,苏州诸福兴,吴江陈顺勇,昆山陆维、傅灵民、王耀明、夏扣林、潘月根,南京王尚全诸君,在编写过程中给予了鼎力帮助,对于他们辛勤的付出,惟有心存感激。由于水平有限,卷帙较大,其中差错,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予以指正。

俞志高

二〇〇九年十月于苏州市中医学会

## 整理说明

《古今方案汇编》六卷，清乾隆年间叶锦著。叶锦，字若城，一字杏村，号药树道人，别署杏村主人、铁镜后人、洞庭山人、涤尘居士、心远主翁、暖香书客等。吴县东山（今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人。本书卷之五上暑病医案述古三则记载：“家石林公《避暑录》云……”称叶梦得为“家石林公”。另外，本书钤有一枚“石林公二十二孙”印章，据此则知叶锦为宋代大学问家叶梦得二十二世孙。叶氏祖上本居苏州鱼城桥（一作鱼乘桥）天庆观之东叶家巷，中有七桧堂。政和年间，寓居布德坊。叶氏后裔从城中迁居吴县东山镇前巷村，后来成为当地望族。

叶锦出生于书香门第，以儒通医，其文章翰墨，靡不工赡，守先世业，尤精医理。上自轩岐，中及孙（思貌）、葛（洪），下逮张（景岳）、喻（嘉言）及诸家书，备加研究，遂成一代良医。清代，吴中名医辈出，医名藉藉，如叶天士、薛生白、周扬俊等。亦有隐居乡镇，不甚噪名，兀兀于岐黄之道，不求闻达者。叶锦寓居吴县湘城（今苏州市相城区）多年，其地乃吴县、常熟、昆山三邑交界处，闻叶锦医名而求治者，不绝于道。其治病，“起死回生，不可指数，虽遇险重诸症，独有会心者，尤必退而志其病之源流，药之先后，效之迟数”。数十年中，“阅症几遍而（医案）积亦盈箱满篋”。故病家誉之为“乡下叶天士”。盖叶氏家系世医，深得三折肱之传焉。

叶锦治温病，善用升麻。本书春温医案记载患者池某，二月中患温病，他医用发散寒凉或滋补，病日沉重。杏村用仲景麻黄升麻汤法，升散宣润并用，只在前医清滋药中，加升麻三分，病者泄利即止，继以升麻易葛根，通身大汗，调理数日而全愈。以“杏村升麻”之名，喧腾闾里。

叶锦身处乡村，然与多位名医有治疗上的关系，如昆山眼科

陈医，郡中（苏州）名医姚介眉，老医周惟宁，儒医沈仪文，邑医姚德贤，痘科李玉璇，常熟幼科袁位育，外科刘先生，郡医金元谷等。叶锦兄叶若水，亦通医。曾治昆邑之乡谢姓老翁，病痲风，四肢皮肤搔之不知疼痒，他医用散风散毒，不数日游走遍身。叶若水戒之曰：年高患此，不堪攻散，宜用补剂，惟以托里为主，或外用风药洗濯其毒则可；还当节饮食，戒恼怒，静养之。如是调理年余而无患。

叶锦一生治人无数，著书不辍。主要医学著作有《类经摘要》十卷，《伤寒合论》十卷，《古今方案汇编》二十四卷。《类经摘要》又名《医范》，系摘录景岳《类经》，加上自己评述，精当有得。《伤寒合论》又名《医范续集》，系辑集方有执、喻嘉言、柯韵伯三人有关仲景《伤寒论》讲述，为之条辨缕析。上述三书，皆为叶锦手稿本，均为笔者所藏。所憾者，在十余年前的一次搬迁中，一布袋中医古籍全部遗失，几经寻找，如黄鹤一去，不知所终。内有叶锦《类经摘要》十卷、《伤寒合论》十卷、叶天士医案精抄本及其他线装古籍。至今回忆，不胜伤感。

《古今方案汇编》为叶锦晚年所著，原书共二十四卷，萤窗雪案，寒暑无间，是他一生心血所凝聚，其中辛苦，实难为外人道也。从《凡例》中可以得知，本书编写中，首《外伤门》，次以《内伤门》，再次以《表证与里证》，再次以《上窍下窍门》，及妇人、小儿科、怪病、诈病、救急良方。编者的目的，作为医道，如是才可以应世，可以济贫，可谓包该无遗矣。由于工程浩大，大费时日，再以难供刻版之费用，故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完成《外伤门》六卷，抄誉校正，准备付梓，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今方案汇编》外伤门六卷。但是最终叶锦还是没有能够将此书六卷刻板问世，其中原因不得而知，或是经费问题，或是其他问题。所幸者，劫后余生，过了二百五十多年，今天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至于《内伤门》、《表证里证》、《上下二窍》、《妇人小儿》、《怪病诈病》、《救急良方》等，应该还有十八卷。从《凡例》中得知，其时尚未誉抄校正，以后有

否誊抄之本，则无从考证。

本书为叶锦眷清稿本，字迹工整，一笔不苟，品相完好，无有缺损。书内钤有“此中辛苦过流年”、“石林公二十二世孙”、“药树道人”、“杏村主人”等印章二十余枚，诚为难得之珍本、孤本。这次整理出版，即以此本为底本，整理时未作任何更动，以窥全豹。每卷署名，有“药树道人、铁镜后人、洞庭山人”等不同，实为作者不同时期属意之别号，也足以体现此书之成稿过程漫长。今仍其旧，以示撰述之艰辛。

俞志高 诸福兴  
二〇〇八年重阳日

# 古今方案汇编序

甚矣！医道之难也！或思精而枵腹，或腹便便而昧理，或理暗平日而不达于临症，或识周临症而无卓见以制方，或思精识远、理明见老而不能援古证今，达之于人，以昭示来兹。故苟非穷诸子百家之精奥，通阴阳节候之乘除，声色气味以察其微，望闻问切以穷其变，血脉筋络以究其归，君臣佐使以妙其用，不胶柱而鼓瑟，不刻舟而求剑，安能怪险卒投，得心应手，墨楮所述，洞垣窥藏乎？然吾见亦罕矣！甚是其难也。丁亥岁，余寄窗平氏，获交湖滨叶若城先生，其文章翰墨，靡不工赡。守先子之业，尤精医理，上自岐黄，中及孙葛，下逮张喻诸书，研究殆尽。每视一病，必深思会理，扩识立见，不斤斤于弋利，故起死回生不可指数。虽遇险重诸症，独有会心者，尤必退而志其病之源流，药之先后，效之迟速。旋复证以古贤之论议，先哲之案方，博者约之，缺者补之，晦者释之，异同而参伍者，融会而变通之，使朗朗如玉山行。数十年来，阅症几遍而积亦盈箱满篋焉。噫！苟非胸有圆珠、目无全牛者，乌能如是耶？间尝谓余曰：余此中辛苦，匪朝伊夕，拟欲编付剞劂氏，公诸同好。特恐管窥蠡测，未尽其奥，且病变百出，毫芒千里，不遇解人，转为俗口所诋，不徒负余济世婆心乎？余曰：出蛇走獭，徙柳针茅，若斯之类，诚属不经。先生所志，固即前人义蕴所包含，后人窥悟所未及，集而示之，正可为当世庸医下一砭针，何必视为枕中秘也？先生曰：唯唯。遂即《外伤门》先编六帙，缮写持示。余念医道之难，慕先生业之精而意之厚也，谨为序。

乾隆戊子秋后五日

虞阳陈汉阶书于平氏西窗

# 古今方案汇编自序

余不敏，嗣承先人之医业，行道于湖乡，迄今二十余年。虽未臻神异，然于阴阳寒热、虚实补泻之旨，谅不至大谬，而取验亦历历可纪矣！丙子春，时疫专行，乡城传染，一时业医之辈，奔走若狂，不察病情，概施通套方剂。间有明者，虽惧应酬不暇，亦粗疏了事，夭枉者不可胜数，一皆委之劫运，良可伤悼！以是益起用药如用兵，昔人之言不谬也！夫医之一道，固当究心脉证，无论已次，则最要在用药。医者之用药，皆古人方也。方义不明，用药焉能适中？今方书甚多，但云某病主某方用某药，欲求其所以用某药之故，则未之及也。徒列方以备员，亦何由知其制方之人，命名之义，立方之因，立方之用？其中神奇变化，使人得见之明、守之固乎？是以古人之方不可不亟讲也！其次在乎立案，医之案，诊籍也。病机不识，处方焉能的确？今时下医流，诊毕即定方，但书某日拟某方。初不论病从何起，证属何名，脉之三部九候何异，二十四脉中何见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之治法，必当用七方中之何方、十剂中之何剂也！遂致以模棱迎合之术，妄图侥幸，为时医之通弊矣。故治病当先立案，用药务在明方，方明而可以用药，其案立而乃能治病矣！治一病而不为一方所拘，明一方而可得众病之用，一如良工之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

锦身厕医门，恨不能移风变俗，思欲以成法昭示来兹。因采录古方之讲论精详者，良医之治案奥妙者，类而成编，共得若干卷，为医门矜式。其有未经发明之方，则补以鄙见；曾遇奇验之症，亦附赘俚言，谨以就正同人，果以余言为然否。

时乾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闰九月望后五日

药树道人叶锦书于三杏轩之南窗

## 凡 例

一医帙浩瀚，自古迄今，不下数百家。其讲证论治，极其至矣。所歉者，书中胪列方剂，鲜所发明，令习岐黄者，视之懵如。而村闾市井中，稍知药性，辄尔悬壶。非无救济之心，奈无救济之学，以致草菅人命，恬不为怪。此无他，总由方意之不明，故治法之不精也。粤惟仲景之方，注者不乏。然皆因其论而及之，非专注其方也。他若吴鹤皋之《医方考》，汪切庵之《医方集解》，近时更有柯韵伯之《古今方论》，王晋三之《古方选注》，非不讲论精详，各有可取。奈皆另成卷帙，不列于治病之后。又或篇章杂乱，阅者不便披寻，要不得谓医家之要编也。兹将四子之书而扩充之，且包举之而变通之。方以类集，条分缕析。诸方之下，采辑名言硕论以释之。或详受病之因，或明用药之意，既知诸品之气味忌宜，更识群剂之君臣佐使。其有义理未明者，窃为讨论以补其阙略。其有文情未畅者，妄为修饰以润其精华，如是则方义乃得明了矣。又列医案以尾其后，于是知用方投剂，自有权衡，临症治疗，定需规则。即以医者之案，以证药方之用，岂非前贤之模范，作后进之津梁乎？比四子之书，不且美善毕具也耶？未识方家以为然否。

一是书以方案成编，而于方案之前，先冠名公总论一二条，以明大义，使知受病有源因，治疗有大法。然后集方廿道，列案数篇，既可据证以校方，复可循方而究案。庶几心理开明，一展卷而了然。然论皆简要，不比诸书之繁絮，以是编所取不在是也。

一兹编所汇之方，皆诸书所共取，每病之必用者，允为医门大法。故凡幽险奇怪之方，一概不选，以不可为后学法也。间有厉剂峻剂，为攻坚泻热所必需，亦必采择一二，以备临症之取裁焉。

一兹编所汇之案，皆一一不违矩矱，和平中正之良法。至于用药怪异，偶获侥幸者，概不入选。间有神奇高远，出于常法之外

者，亦可以开发后学之心胸，故必采录一二以为仪式。正奇并列，常变共陈。虽未足以尽医疗之蕴，苟能触类引伸，其师资亦已不穷矣。

一仲景方为古今之祖，故不敢删逸一方。而集论尤加详悉，有志斯道者，更当细心玩索。仲景云：学者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一薛氏案为古今之正治法，故列之于前，尤为医业之造就。但其要言不烦，而于案后必加细绎，庶可得其治法之妙。观者勿厌之而倦于披寻也。

一古方自仲景而下，如《千金》、《外台》、《肘后》、《本事》，以及后贤之所制，不可枚举。惟节庵之《槌法》，治伤寒而可以通治时行之病；景岳之《八阵》，治杂病而可以专治夹虚之人，实为今世切要方也。但二子之方，曾经注者甚罕。他若诸子之方，亦未有发明者。锦虽识见卑猥，皆勉力解释，必期于明白快畅而后已。其有不得其解者，不敢妄加逆意，取戾先贤，其即遵文宣不知为不知之训欤。

一古案自薛氏而外，如许学士、东垣、丹溪辈，亦云夥矣。近惟《景岳全书》、《医宗必读》、《寓意草》，以及四明、东庄、庸隐、慎柔诸书所载，亦尽有识见高远而用意深奥者，或以议论胜，或以纪事胜，或浅显而简核，或奇幻而深长。总皆取治法之精良，不计文章之工拙，要亦不下于昔人洞垣窥藏之技。兹得会选群芳，集腋成裘。正如登秦京而观武库，诚医林之大观也！锦也其敢重古而非今乎？

一各门所集之方，所选之注，皆有所宗，未敢师心自用也。夫伤寒以仲景方为主，而注则取柯韵伯、王晋三二先生为主裁。其外如中风、中寒宗喻嘉言，温病、热病宗周禹载，瘟疫宗吴又可，虚损宗张景岳，痢疡宗薛立斋之类。此诸先生者，各有专论为之宗。更会合众说，以成完璧。墨楮难罄，阅之自知。

一方书充栋，用之不竭。锦虽间有心得，自成新法，可以应手

取效。然未敢配合成方，贻笑当世。惟于治病之余，而所记诊籍，不揣鄙陋，亦得若干则。其属常病常法，所谓于补虚泻热、攻实温寒之属而无谬者，概不选录。必也疑似之中，甫投剂而竟获奇特之验者，乃附书于名案之后，辱厕医林。虽曰珠盘鱼目，玉匣砭砭，而其活人之苦心有不可埋没者，世当共鉴之矣。

一编中所分门类，盖以病之来也，始于六淫，故先之以外伤门。抑病之生也，必兼乎七情，而七情之中，即包括虚损气血痰食之属，皆为内因，故次以内伤门。及既病矣，外伤者见乎躯壳之表，内伤者成于藏府之里，故次曰表证与里证门。然犹未足以尽之也，人之一身，上下九窍，见症尤多，故又次以上窍下窍二门。至于妇人小儿，各有专科，故亦皆另立门类。末附怪病诈病，以竟世事人情之变幻，不可测度者。更附救急良方，以补各门诸类之未逮，可以应仓卒，可以济贫困。如是则医道之应酬，可以包该而无遗矣。

一古人书，多有采用前言，而不能推原其所自者，则以“某书曰”三字概之。如《纲目》、《准绳》之属是已。

一古今相传之方，不知始自何人。而不可废者，则亦阙其姓氏，第录其方而已。亦以见贫士藏书之寡，见闻不广，以俟将来博学者补之可也。

一汇是编也，虽皆集前贤之制作，而出自呕心者无几，似乎易于告竣。然历年以来，已三易其稿，萤窗雪案，寒暑无间，不可谓非工，良心苦矣！况锦未得优游林下，闭户摊书，日舟车于碧沅红尘之间，其著述不更难乎？戊寅小春，始成外伤六帙。亟欲就正大方，故先抄誉而校正焉。正以全书浩繁，难供剞劂者之资，而陆续付梓，或有志者事竟成云尔。

杏村主人载识